



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

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

王建平 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

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 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 / 王建平编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25-5138-5

I. 近… II. 王… III. 伊斯兰教—史科—研究—上海市—近代 IV. B9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2819 号

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

—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

王建平 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125 插页 4 字数 154,000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5138-5

K·1180 定价: 2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Claude Pickens)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各地拍摄或收集了近1000张照片。后来,为了纪念美国哈佛大学内亚研究所专门研究中亚、蒙古和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授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博士的卓越学术贡献,他将这些照片和自己写的日记、笔记及一生收藏的有关中国穆斯林的书籍、招贴画等资料悉数捐赠给了哈佛大学,现由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保管。这批照片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涉及的地域包括中国西北、华北、华中和华东等地区的穆斯林聚居点,反映了中国穆斯林的生活、清真寺情况、教职人员、苏非派拱北、伊斯兰教教育、伊斯兰文化、宗教礼仪、经济和政治、宗教出版刊物、宗教招贴画、风土人情和民俗等方面。至今西方学界尚无人对毕敬士照片集进行系统研究,只有日本东京大学复印了这批资料,日本敬和大学松本真澄教授根据史料,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关系角度写了数篇论文。国外学界还没有实质性地专注于这一领域的中国伊斯兰教状况的研究,其原因是难度比较大,属跨宗教和跨文化的研究领域。国内除了笔者和个别学者零星地撰写了几篇文章以外,还未见更多的人涉足这一专题。毕敬士留下的照片关系到两大宗教的历史图像,研究对象相对比较容易难以掌握而使研究者生畏。比如,研究基督教方面的学者因为照

片涉及的是伊斯兰教内容而却步；研究伊斯兰教方面的学者由于照片和资料分散于基督教传教士档案而无从入手；加之这些照片常常牵涉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生活境遇中的复杂关系，并且又处于学科交叉的位置而遭致冷落。因此，这一方面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应该迫不及待地投入和立即进行。

本书研究的内容和重点是如何理解照片集所反映的上海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社团的历史图像和真实记录，辨别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分析照片反映的以清真寺为中心的上海伊斯兰教社会、教育文化、组织、活动和人物以及中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等重要专题，最后通过对比和参照来再现上海伊斯兰教蕴含的文化综合主义特征，比如汉文化和其他宗教的影响、宗教建筑形式的风格糅合、宗教器物的特点、异质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交融和互动，以及“伊斯兰内里，汉文化外表”的历史发展结果。此项研究还联系到上海历史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宗教对话和文明冲撞这样的重大问题，它对当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应该会有一些的借鉴和启迪。

照片是“活”的历史。照片的画面是静止的，但相机焦距中的对象是真实的事物，尤其镜头对准的是上海社会和1949年前的回族穆斯林及伊斯兰教文化这样的历史人文景观时更凸现出其特点和珍贵性。毕敬士照片集反映的是作为完整结构的宗教社会组织活生生的、动态的文化，是最直接和最使人信服的“史料”，也是对历史的见证，但其研究价值却被研究伊斯兰教历史的学术界忽视了。像照片这样的历史资源，无声且凝重、单独而有关联，常常没有文字说明，当然是很难解读的。历史照片背后的涵义是什么？宗教史学科的任务就是根据图像资料，比如由前人拍摄的老照片来解释或演绎出所隐藏的真实情景，剖析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宗教结构、伊斯兰传统以及它们与中国汉文化主体社会的关系。由于学者大多注重历史文字资料的占有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术研

究,对反映历史专题的照片的辨别和研究工作未予重视,因此本书试图在有关历史照片的研究分析基础上做还原历史事实的学术工作。这是一个跨领域的以新的角度研究视觉文献材料的艰苦工作,它需要以宗教史的“求真”、“比较”和“考证”的古典理论来贯穿这一研究工作,同时需要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宗教结构主义和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论证。

当然,本书作者除了对照片进行分析以外,还阅读了传教士留下的笔记、日记、通信、传教士杂志刊物和传教士的研究著作等材料,并对它们进行综合考证和研究;此外,还到上海的一些清真寺和毕敬士曾经涉足的地点进行实地调查,以便更真实和更全面地解读这些历史照片,对证历史事实。

值得欣慰的是,在进行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项目研究期间,我除了翻阅毕敬士先生拍摄的有关上海伊斯兰教界的照片以外,还通过日本敬和大学教授松本真澄女士的帮助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浩瀚的图书资料中找到了一册反映清末上海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历史文献《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虽然它是一本残缺了数页的线装书,但凭我的直觉推断,国内各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中或许没有此书。以前读伊斯兰教史时,国内个别作者曾经用几句话简略地提到过这本书,但从没有学术著作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甚至详细的介绍也没有。我立即复印整本书,带回国内研究。回国后,我又从上海回族学者张志诚先生那里打听到,上海伊斯兰教协会资料室中可能保存了一册《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我马上想到应该设法补全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本的残缺部分。因此,我立即与上海伊协会长白润生阿訇联系,在他的热情支持下,我与伊协的工作人员王耐先生和金之清先生通了电话,说明原委。这两位先生听后非常支持,在大热天中专门到浦东清真寺的资料室中查找,数天之后告诉我,说上海的藏本已找到。他们两位允许我将哈佛本残缺的几页作了复印,作为回报,我将哈佛藏本上有董事会董

事亲笔手迹的几页让上海伊斯兰教协会复印存档。2005年的暑假,我几乎全部花在对《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进行反复阅读和标点的工作上,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长达两万多字的论文——《国家、地方和宗教社团的和谐关系》。现在,我决定将《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和这篇论文以及毕敬士先生收藏的上海伊斯兰文化照片,以及我的相关研究文章一并收入这本书中,让大家了解上海的伊斯兰教历史和文化。

在本书付梓前,我首先要感谢上海伊斯兰教协会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从事这项研究的真诚帮助。会长白润生阿訇在百忙之中翻阅了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集的照片和资料,在我写就初稿后又审阅了全文。他对我的写作进程非常关心,几次敦促我尽快出版这本专著。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方宗伟先生也在促成这本书的出版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上海伊斯兰教协会的王耐先生和金之清先生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协助。回族学者张志诚先生向我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信息。曾经担任过福佑路清真寺教长、已八十高龄的马勋阿訇,在家中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有关福佑路清真寺的照片进行了回忆和评论。他是亲眼见过毕敬士先生的一位上海穆斯林。我还要感谢福佑路清真寺现任副教长王建政阿訇,他看了毕敬士拍摄的一张福佑路清真寺门楣的照片后,给我解说了马坚先生翻译的《古兰经》中有关的经文。同时还要感谢该清真寺的乡老杨敬慈先生以及已经去世的哈荣泰先生和马维寿先生,他们在看了相关的照片后进行回忆并提供了一些珍贵的信息。感谢苏州穆斯林王社省先生,他提供了达浦生阿訇赠给他父亲王子敦阿訇的照片。感谢黄曼莉女士,她抽空为我回忆了她外公买俊三阿訇生前点滴情况。感谢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的王义芳。她为我收集了有关买俊三阿訇的文章。感谢陕西宝鸡市的郑玫和金时方夫妻俩将他们珍藏的买俊三阿訇照片给我寄来,支持本书的出版。此外,我还要衷心地感谢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的退休

教师娄关寿教授,他非常仔细地审阅了我对《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的标点工作,指出了我的不少疏忽和错误。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同事,尤其是陈卫平教授和马德邻教授,他们对我从事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课题一直给予了支持和关心。

对于国外学者,我首先感谢的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是他提名我参加他发起的伊斯兰教与儒教文明对话课题,使我有幸去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并得以接触毕敬士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我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林希文(Raymond Lum)博士,他在我作客访期间给予了很多帮助,特别在毕敬士照片集方面为我提供了哈佛图像资料数据库的入门门径,使我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有价值的照片作研究。他还让我复印了毕敬士先生在1936年去西北考察和宣教时期的简短日记副本。另外,我还要感谢美国圣橡树学院历史学教授李普曼(Jonathon Lipman)博士,是他最先告诉我毕敬士先生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资料的收藏信息。我还要向日本学者松本真澄教授表示敬意,是她向我提供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中国伊斯兰教资料,特别是《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一书情况。

最后我还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这本书上的鼎力相助,特别是黄晓峰同志的敬业精神。古籍出版社编辑部的童力军编辑也做了大量工作。我爱人郑晓天在业余时间帮助我进行了部分的文字输入。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对这项工作给予支持的不限于上述提到的人,燕京图书馆的许多工作人员给我在利用哈佛大学的资料方面提供了许多帮助,我从心里感激他们。我对哈佛燕京图书馆允许我在学术研究中使用这些照片表示感谢。我谨以这本微薄的书献给那些献身学术事业的志士同仁,特别是献给毕敬士先生,是他和他的同事们的执著追求使我们这些后人在他们铺垫的基础上有可能搭建知识的殿堂。我向这些无私奉献

的前辈表示深深的敬意。让我们永远缅怀他们所留下的光辉业绩。

本书的出版获得了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的资助,特此鸣谢。同时,它也是上海市教委重点基地暨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上海市教委宗教学学科建设项目和上海市教委一般项目《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历史联系:美国传教士毕敬士照片集研究》的科研成果。

王建平于文苑楼

2008年6月20日

目 录

前言	1
哈佛大学图书馆中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历史资料的收藏情况	1
福佑路清真寺和寺门石匾	7
小桃园清真寺	14
浙江路清真寺	18
草鞋湾清真寺	21
王静斋阿訇	23
哈德成阿訇	27
达浦生阿訇事略	33
买俊三阿訇与“中国回教经书局”	44
马宜亭阿訇	54
毕敬士笔记中记述的上海伊斯兰教	58
哈少夫在尚贤堂与各宗教对话	66
左宝贵及其亲属事迹	70
清末时期的上海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	74
一、《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的历史背景	76
二、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概况	80
三、上海伊斯兰教界的内外社会环境	88
四、上海穆斯林社团在中国伊斯兰教中的样板作用	99
五、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借鉴和意义	103
附录：《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	109

插图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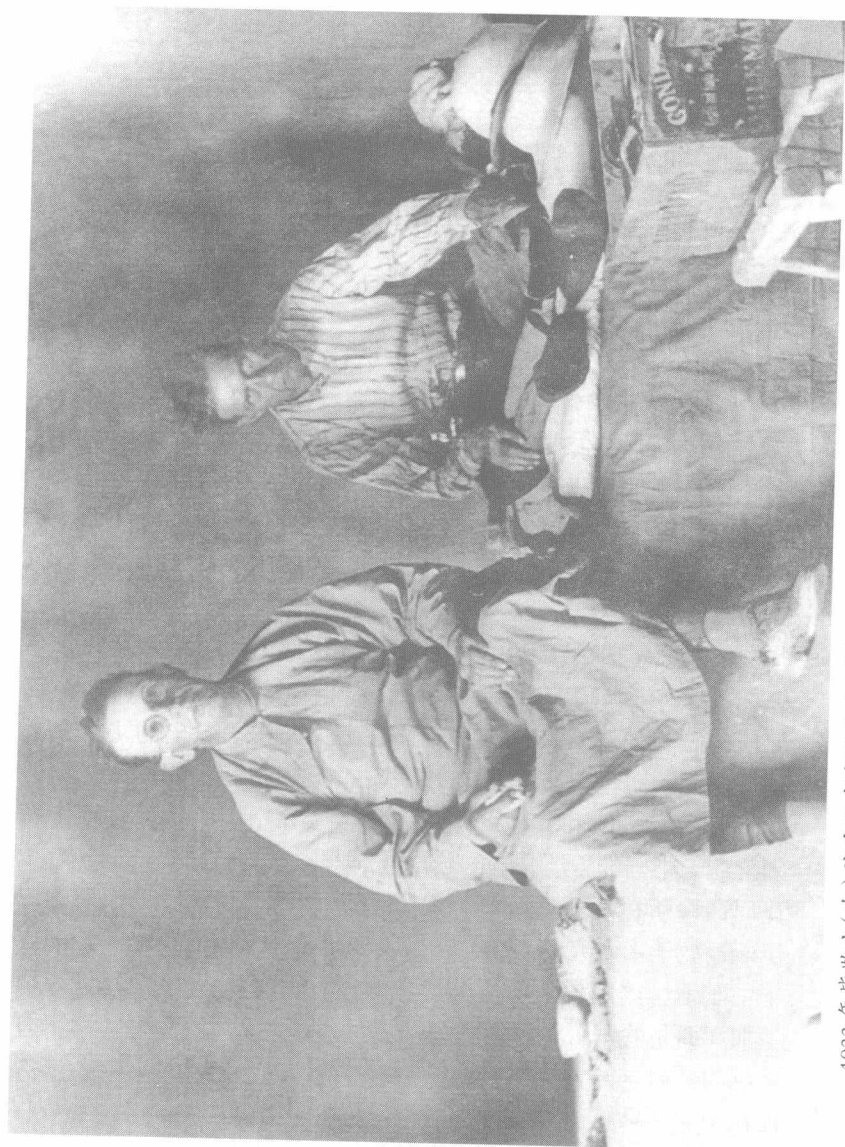
1933 年毕敬士陪岳父字威默先生访问西北	
穆斯林聚居区在穆斯林家住夜时合影	2
福佑街清真寺阿訇在经坛上讲经的情形	7
福佑街清真寺朝向前阿訇礼拜的情形	8
福佑路清真寺的“望月亭”	11
1946 年毕敬士在上海调查伊斯兰教状况时为福佑街清真寺的	
穆斯林乡老拍摄的照片	11
在福佑街清真寺学习《古兰经》的儿童	12
小桃园清真寺一楼大殿大门内景	15
小桃园清真寺大殿内的朝向和阿訇讲经坐的讲坛	15
小桃园清真寺门口的上海穆斯林	16
上海租界清真寺	19
上海南门外清真寺正门	22
王静斋阿訇的名片和照片	24
王静斋阿訇像	25
哈佛大学燕京书社图书馆藏书封面上的哈德成阿訇的	
亲笔迹	27
哈德成阿訇应胡籁明先生请求为其开具的介绍信及信封	
	28
达浦生阿訇像	33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遣派第二批留埃学生师生合影·····	36
买俊三阿訇像·····	44
福佑街清真寺大门顶端的石刻门楣和匾额·····	50
买俊三阿訇全家合影·····	51
买俊三阿訇墓·····	53
小桃园清真寺教长马宜亭阿訇·····	55
毕敬士关于上海伊斯兰教状况调查笔记·····	58
日晖港清真寺经学校·····	60
上海伊斯兰教各清真寺教长和主麻日礼拜人数一览表·····	61
毕敬士笔记中有关松江清真寺进教活动记述·····	63
上海“回教青年联合会”组织活动报道·····	63
毕敬士笔记本中有关上海伊斯兰教活动介绍·····	64
哈少夫先生像·····	66
左宝贵像·····	70
《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封面·····	74
《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扉页和首页·····	75
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全体董事合影·····	150
田宝荣先生像·····	151
马廷树先生像·····	152
金彭庚先生像·····	152

哈佛大学图书馆中有关中国伊斯兰教 历史资料的收藏情况

哈佛大学图书馆所属的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是北美中文书籍藏书量最多的图书馆之一。燕京图书馆不仅拥有中国之外最丰富的中国古线装书收藏,而且还收藏了相当丰富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资料。这部分的收藏主要由几个在中国工作过的西方传教士生前的捐赠所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收藏当数毕敬士先生的收藏品。

克劳德·毕敬士(Claude L. Pickens, Jr. 1900—1985)和妻子伊丽莎白·字威默·毕敬士(Elizabeth Zwemer Pickens)是中国内地传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毕敬士夫妇及毕敬士的丈人塞缪尔·字威默博士(Dr. Samuel Zwemer)、英国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Isaac Mason)和其他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中特别关注于中国的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这是因为他们立志于让回族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传教愿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兴趣。毕敬士先生的岳父字威默是一位矢志于中东地区向阿拉伯穆斯林传教的传教士。他于1933年被邀请参加江西牯岭基督教传教大会并进行演讲。字威默还是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穆斯林世界》(*the Muslim World*)的主编,此前他在中东生活了很长时间,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早在1917年,他就来过中国,对一些穆斯林聚居区作过访问。1933年6月,



1933年毕敬士(左)陪岳父字威默先生(右)访问西北穆斯林聚居区在穆斯林家住夜时合影

他到达上海。在参加牯岭会议以前,他与女婿毕敬士对中国穆斯林聚居区和穆斯林居住的一些城市又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在那次旅途中,毕敬士拍摄了许多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照片。1936年,毕敬士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西北和华北、华中地区的穆斯林聚居区进行了一次历时长久的考察及传教,在旅途中,他又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老照片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伊斯兰教社会的珍贵资料。

毕敬士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研究兴趣促使他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书籍和中国穆斯林的字画、历书和笔记。后来,为了纪念他们的朋友即哈佛大学中国与中亚史教授约瑟夫·弗莱彻博士(Dr. Joseph Fletcher)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杰出贡献,毕敬士夫妇于1984年12月13日将这批书籍、字画、历书和笔记连同900多张照片捐赠给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弗莱彻教授的研究项目中包括对中国的纳格希班迪教团的研究。可惜他英年早逝,留下了不少资料和笔记供后人研究,这也成为燕京图书馆的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收藏的一部分。毕敬士收藏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是他后来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参考书目注释》(*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Literature on Islam in China*)一书的基础资料。该书于1950年在汉口为“中国穆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出版。此书也是毕敬士先生于194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硕士毕业论文。毕敬士自己保留的一册《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参考书目注释》包含了此后多年中他逐渐添加的大量中外参考书和学术论文的条目和摘引。这册《参考书目注释》也被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列入它的毕敬士资料收藏中。

毕敬士先生收藏的大量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典籍和资料中也包括了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收集的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梅益盛先生比毕敬士夫妇更早来到中国穆斯林地区传教。在离开中国的前

夕,他将自己收集的一部分书送给了毕敬士先生。梅益盛收藏的另一部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中文典籍(大约 70 种)在生前卖给了纽约公立图书馆。

毕敬士的中国伊斯兰教藏书中也有一些来自其岳父字威默博士的书籍,不过这部分资料数量并不多。据悉字威默生前资料和书籍的绝大多数由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建立的字威默研究所收藏。

1985 年毕敬士去世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字威默·毕敬士和女儿玛丽·爱伦·阿仑素(Mary Ellen Alonso)又向哈佛大学赠送了一些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资料。

这批由毕敬士先生收藏并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材料包括三十二大盒资料和三大本照片集以及数百册中外文书籍。目前它被置放于图书馆的特藏室书库,由图书馆馆员林希文博士管理,仅向专业学者开放并提供给他们进行研究。

在前面提到的三十二盒资料中包括字威默博士于 1931 年至 1950 年期间从有关书籍中收集的各类论文和文章;于 1901 年至 1933 年期间写的文章;于 1905 年至 1950 年期间收集的文章、小册子和书稿等。

其中还包括梅益盛从书籍中收集的文章;于 1919 年至 1936 年期间写的有关论文;于 1919 年至 1930 年期间的翻译作品;于 1897 年至 1926 年期间收集的印刷品材料等。

三十二盒资料中的绝大多数是毕敬士所收集的。其中包括他于 1933 年至 1984 年期间收集的相关文章;有关中国穆斯林的主题材料;毕敬士整理的人物传记资料;1931 年至 1979 年写的文章等;1927 年至 1952 年的中国《穆友》(*Friends of Moslems*)杂志;1915 年至 1951 年期间的有关中国传教士的工作;1922 年至 1959 年期间的圣公会资料;1952 年至 1967 年的“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的材料和印刷品;1955 年至 1983 年期间其他人写的有关中国的

学术论文和报告;1971年至1978年期间其他人写的有关中国的学术论文(这部分是伊丽莎白后来捐赠的);1905年至1976年期间收集的招贴画、印刷品和手稿;字画卷轴;照片资料;1920年和其他年份的地图;英文文章和小册子;1932年至1977年期间的各种人物传记和书的目录;1925年至1982年期间的各种印刷品材料;毕敬士文献目录中的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小册子和书籍;十大函北京清真书局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中文和日文的各种小册子和书籍。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还收藏了传教士和植物学家卡特·霍顿(Carter Holton)拍摄的5千张照片底片,其中有一些是关于藏传佛教和撒拉族伊斯兰教的活动和风俗习惯、回族伊斯兰教等。还收藏了大约有数十张传教士马丁·泰勒(Martin Taylor)拍摄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照片。这些照片的一部分可以在毕敬士的三本影集中找到。这说明卡特·霍顿和马丁·泰勒将他们拍摄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些照片赠给了毕敬士先生。燕京图书馆还收藏了荷达·莫里森(Hedda Morrison)收藏的1万多张有关中国的底片,这是她于1933年至1946年在中国拍摄的,大约有一小部分与中国伊斯兰教有关。图书馆收藏的照片还有瑞典传教士罗伯特·艾克瓦尔(Robert Ekvall)在甘肃和青海拍摄的十七张照片,其中有些与伊斯兰教有关。

这次我收集的有关上海伊斯兰教的历史资料和照片就是从毕敬士先生的收藏和其他收藏中摘选出来的。我尤其要指出的是,《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系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保存的一册书,是日本敬园大学教授松本真澄女士在她发送我的一则电子邮件中告诉了它的存在。根据这个信息以及我从毕敬士先生的收藏中找到的有关上海伊斯兰教文化和人物的老照片,毕敬士先生留下的某几页笔记,我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胡籁明先生收藏”中发现的一封哈德成阿訇为胡籁明先生写的亲笔介绍信等其